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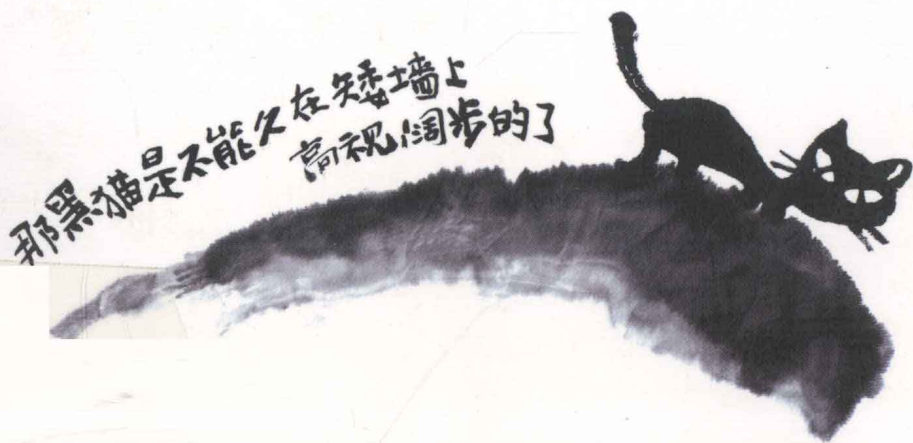
名作家笔下的动物故事

中国人的

动物故事

季红真◎主编

第一辑



南方日报出版社
NANFANG DAILY PRESS



名作家笔下的动物故事

中国人的

动物故事

季红真◎主编

第一辑

南方日报出版社
SOUTHERN DAILY PRESS
中国·广州



序

动物伦理的诗性叙事

季红真

“我们只有一个地球”，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。

在这一个地球上，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，这是目前正在逐渐形成的意识形态。1957年，彼得·辛格出版了《动物解放》一书，可以看作是这一运动的起点。而更广阔的思想背景，可以追溯到1968年罗马俱乐部环境危机的警示报告。30多年过去了，被认为是“杞人忧天”的嘲讽，终于被愈来愈严峻的生存体验所消解，危机感遍及全球。地球上的物种在迅速地减少，人类的生存基础在迅速地崩坏，环境保护成为全球第一大政治。动物保护是其中的一个部分，而且是最使人类尴尬的问题。因为它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，直逼每一个人的心灵。同时，这股思潮又冲击着人类文明的基石，动摇着各种文化的基本价值尺度。比如基督教中上帝赋予人类管理动物的教义，伊斯兰教中关于动物的等级分类，以及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，则是百无禁忌的饮食习惯，以及时下破坏性的资源开发与野蛮生产。对于现代文明的质疑，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，也都包含在这一运动的思想潮流中。由此，思想者们回身反顾，重新解读文化典籍，希望正本清源，完成人与动物关系的合理阐释。无论是基督教，还

是佛教，原本都有护生戒杀的传统，来自人与自然彼此依存的信仰。在中国文化中，老庄一派哲学影响下的文学传统，对待动物的态度从来都是平等的。只是近代产业革命带来的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的世界观，与亡国灭种的焦虑导致的持续浮躁，中断了这一古老的精神血脉。

人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物种，这使他无论如何狂妄，都难以回避对自然的情感诉求。就是在对于自然的疯狂掠夺占主导的时代，在对于生命的杀戮空前严峻的历史进程中，动物保护的呼声也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意识形态背景中，人类对于动物本能的兴趣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法国作家布丰的《自然史》中有以《动物的分期》为名的一卷，中译为《动物素描》，解剖学的眼光与审美的眼光交融在一起；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，也以优美的散文笔法，获得世界的声誉。对自然的发现，对动物的观察，也是思想启蒙的一个方面。而从政府到民间的动物保护机构，则是 20 世纪西方国家共同的努力，是当代环境保护组织的重要部分。在中国则主要是以佛教为核心的护生信念。而且，进入 20 世纪以后，中国人自觉地参与到世界的动物保护运动中。1926 年，著名的女社会活动家、诗人吕碧城，计划创办一月刊，以“人类不伤人类及人类不伤物类二语为旨”，没有成功。赴美之后，又欲与日人合作，提倡戒杀，仍然没有成功。1928 年冬天，她偶然看见伦敦《泰晤士报》载英国皇家禁止虐待动物会函，这激发了她行动的决心，于是便致函英国皇家禁止虐待动物会，说明自己保护动物的思想，并谋划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。同年底断荤，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。1929 年 5 月，吕碧城应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赴维也纳开会并发表演说，从介绍佛教、孔教及周代礼制中的动物保护之道开始，最终提出废屠的主张。1934 年 1 月 24 日，病

逝于香港。按照她的遗嘱，骨灰和面为丸，投进大海喂鱼。与吕碧城前后开始的，是弘一法师和丰子恺以护生为主旨的文学活动。他们在民族与人类的大劫难中，强调“护生”“是劝人爱惜生命，戒除残杀，由此养成仁爱，鼓吹和平”。动物保护的意识，一开始就扩及人类生存的共同范畴。

在纯粹文学的范畴，对于动物的叙事，中国从“五四”开始就没有中断过。周氏兄弟对自然界有着浓厚的兴趣，鲁迅的《彷徨》中以动物为对象的小说有两篇，尽管是以人的角度叙述，但也在淡淡的哀愁中表达了由衷的爱意。借助自然界的生命现象，抒发对弱小者的同情，对暴力的愤懑，成为了一个叙事的基本路数，影响着后来者。比较而言，周作人的诗文态度更平和，对动物界的好奇是基本的叙事动机，可惜，他的努力长时间地被漠视。现代文学的各位大家，基本延续着鲁迅的笔法，多数是以动物寄托爱憎，寓言是基本的文体。只有“文革”结束以后，巴老的《小狗包弟》以写实的绵绵思绪，以平等的态度表达了对一条患难与共的小狗的忏悔。其次，则是不少作家痛感于人际关系的冷漠与隔膜，通过与动物的亲密关系，表达人与人之间信任、互爱与忠诚的理想。这在散文中极为普遍，而且不少被编入抒情散文的集子中。借动物以言志抒情，人的主体性依然压倒了对动物的尊重，但是其中细致的观察与准确优美的描写，推进了动物叙事的艺术技巧。而小说则基本上延续着一个世纪以来的寓言文体，寄托着作家们神圣的忧思。

中国的动物叙事由此受到诟病，仍然没有摆脱以人为中心的叙事。这和西方近年来兴起的动物伦理的意识，还有着很大的距离。但是，仔细地阅读，可以发现寓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从以动物转喻人类社会，到以动物为参照，反衬人类行

为中的种种恶性，诸如自私、贪婪、不义与奸诈，赞美人与动物之间的真挚感情。在这些寓意的转变中，自我中心的意识逐渐淡漠消解，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喻模糊了物种的界限。乌热尔图的《七叉犄角的公鹿》，在第一人称的拟真实叙述中，表述了不忍之心，弱小的孩子与被追捕的公鹿之间形成了情感联盟，最终感化了拥有权力的成年人。他的叙事是以政治迫害为时代背景，而冯苓植则是以商业化的现实为基础，构筑自己美好人性的艺术世界。他在《驼峰上的爱》中，表现得最为充分。因为失去母爱而变得性情乖戾的孩子与失去幼驼而性情暴虐的母驼，都是在纯洁的小女孩的感召下，恢复到正常状态。放荡的母亲、阴沉的父亲，也都由此而重现善良、澄明的心灵世界。而商业化的代表采购员则是恶的化身，寄托了作者对于时代的忧患。在这一则寓言中，作者呼吁人们要珍惜纯洁的感情。到了满都麦的笔下，商业化的灾难已经无法抗拒，他在《四耳狼与猎人》中，把人类对于动物的掠夺性虐杀，反弹回人类自身，以动物与女人的联盟，完成灵魂的救赎。这是世纪之交动物叙事的寓言，区别于以往的根本语义特征。这样的思想逻辑，得益于少数民族原始的自然观，在游牧民族的传统观念中，人与动物都是天然平等的。这使他对于社会的批判，具有深广的文化视域，力度也是富于震撼性的。张炜《鱼的故事》等作品，以梦境与魔幻等多种手法，追问人类掠夺动物破坏自然的伦理依据，启发人类意识深处的良知。叶广岑晚近的大量作品，也是借助民间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，完成寓言的结构。她对社会现实的熟稔，使所有的故事都植根于历史文化的丰厚土壤中，原始的信仰也是现实的部分，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，由此置换出来的幻觉形式，具有艺术的独特魅力。现实不仅是物质的，也是精神心理的，文化价值长期积淀酝酿成

非理性的感觉，也可以达到逻辑推理的终点。这就是中国人动物故事寓言性的独特之处，作家们本能地趋向形而上的思考，并且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。

从揭示人类的贪婪本性对动物的残害开始，逐渐走向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抗，这是近 20 多年来，中国作家不约而同的努力。大量写实的作品，基本走出了寓言的套路，对于动物世界的细致观察与生动描写，逐渐汇入世界动物叙事的潮流。方敏的《大拼搏》系列的作品，是这个潮流中炫目的部分。她以丰富的动植物知识，记叙了走向灭绝的物种顽强的挣扎与悲壮的毁灭。人类仍然在谰妄中，以各种方式破坏着地球上残存的生态，触目惊心的惨状具有警世的启迪。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，以动物为中心的叙事作品大批地涌现，都是这一潮流的发展。沈石溪的大量作品，则以多个向度，探讨着动物生存的现实现实。《苦豺制度》以深入的观察与丰富的想象，发现动物自身的生存法则。这些都表达了人类自我检讨的理性能力，由人及物的深厚悲悯。而陈应松的《豹子最后的舞蹈》，则是将动物的末路汇入自然与文化的末世情景中，表达了无法排遣的忧愤。野蛮的掠夺性开发，正在毁灭着所有生命唯一的家园。悲剧正在热闹地上演，但希望的种子也在坚韧地破土而出。以短篇小说名世的刘庆邦，以一系列人与动物双重主体的叙事，表达出拯救的努力。《梅妞放羊》是其中的一篇，女孩儿天然的母性与羊的母性交融在一起，朴素的寓意所指覆盖了所有生灵的生命价值，是对世界温暖的关切，是柔软心灵深处的诗性呈现。

文体形式的多样性，使中国作家的动物故事在各种不同的意义层面上，保留了一个世纪以来，国人与自然及动物关系错动的轨迹，记录了无数心灵对世界种种不义与残酷虐杀的反

抗，特别是在无法抗拒的全球化过程中，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之间互动的建构努力，与世界思潮接轨和对原始思维的重新发现，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意义展现的特殊方式。动物的伦理不仅是生态的问题，也是人性的问题，是生命价值延绵不绝的生成与发展，是人类摆脱野蛮的永恒梦想。基于不同角度与立场的叙事，都是人文情愫的抒发。而各种不同的情感底蕴，借助差异的文体，将忧患推向艺术的诗性高峰，科学、伦理与美学的自然融合，使中国的动物叙事具有了丰富博大的心灵容量，以自己独特的品格，参与了人类新世纪的文明进程。

目 录

鸭的喜剧	001 / 鲁 迅
兔和猫	006 / 鲁 迅
百廿虫吟	012 / 周作人
蝉	019 / 许地山
牛	020 / 沈从文
牛	038 / 叶圣陶
养鸭	042 / 丰子恺
小黑狗	047 / 萧 红
谋创中国保护动物会缘起	053 / 吕碧城
小动物们(节选)	056 / 老 舍
小狗包弟	063 / 巴 金
我怀念的是牛	068 / 碧 野
巩乃斯的马	074 / 周 涛
鲁鲁	082 / 宗 璞
七叉犄角的公鹿	099 / 乌热尔图
驼峰上的爱	116 / 冯苓植
莽岭一条沟	186 / 贾平凹
鱼的故事	197 / 张 炜
哭我的老儿子	206 / 张 洁
狗、鸟、马	222 / 莫 言



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^②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，便向我诉苦说：

“寂寞呀，寂寞呀，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！”

这应该是真实的，但在我却未曾感得；我住得久了，“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”^③，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。而我之所谓嚷嚷，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。

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。老于北京的人说，地气北转了，这里在先是这么和暖。只是我总以为没有春和秋；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，夏才去，冬又开始了。

一日就是这冬末夏初的时候，而且是夜间，我偶而得了闲暇，去访问爱罗先珂君。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里；这时一家的人都睡了觉了，天下很安静。他独自靠在自己的卧榻上，很高的眉棱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微蹙了，是在想他旧游之地的缅甸，缅甸的夏夜。

“这样的夜间，”他说，“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。房里，草间，树上，都有昆虫吟叫，各种声音，成为合奏，很神奇。其间时时夹着蛇鸣：‘嘶嘶！’可是也与虫声相和协……”他沉思了，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时的情景来。

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上海《妇女杂志》第八卷第十二号。

② 爱罗先珂 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。

③ “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”语见《孔子家语·六本》。

我开不得口。这样奇妙的音乐，我在北京确乎未曾听到过，所以即使如何爱国，也辩护不得，因为他虽然目无所见，耳朵是没有聋的。

“北京却连蛙鸣也没有……”他又叹息说。

“蛙鸣是有的！”这叹息，却使我勇猛起来了，于是抗议说，“到夏天，大雨之后，你便能听到许多虾蟆叫，那是都在沟里面的，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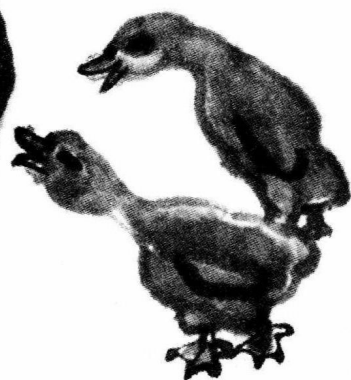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几天，我的话居然证实了，因为爱罗先珂君已经买到了十几个科斗子。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。那池的长有三尺，宽有二尺，是仲密所掘，以种荷花的荷池。从这荷池里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，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式的处所。

科斗成群结队的在水里面游泳；爱罗先珂君也常常踱来访他们。有时候，孩子告诉他说，“爱罗先珂先生，他们生了脚了。”他便高兴的微笑道，“哦！”

然而养成池沼的音乐家却只是爱罗先珂君的一件事。他是向来主张自食其力的，常说女人可以畜牧，男人就应该种田。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，他便要劝诱他就在院子里种白菜；也屡次对仲密夫人劝告，劝伊养蜂，养鸡，养猪，养牛，养骆驼。后来仲密家里果然有了许多小鸡，满院飞跑，啄完了铺地锦的嫩叶，大约也许就是这劝告的结果了。

从此卖小鸡的乡下人也时常来，来一回便买几只，

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



地走互相招呼总是
在一处



因为小鸡是容易积食，发痧，很难得长寿的；而且有一匹还成了爱罗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说《小鸡的悲剧》^①里的主人公。有一天的上午，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，咻咻的叫着；但是仲密夫人说不要。爱罗先珂君也跑出来，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，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咻咻的叫。他以为这也很可爱，于是又不能不买了，一共买了四个，每个八十文。

小鸭也诚然是可爱，遍身松花黄，放在地上，便蹒跚的走，互相招呼，总是在一处。大家都说好，明天去买泥鳅来喂他们罢。爱罗先珂君说，“这钱也可以归我出的。”

他于是教书去了；大家也走散。不一会，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，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，跑到一看，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，而且还翻筋斗，吃东西呢。等到拦他们上了岸，全池已经是浑水，过了半天，澄清了，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；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科斗了。

“伊和希珂先，没有了，虾蟆的儿子。”傍晚时候，孩子们一见他回来，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。

“唔，虾蟆？”

仲密夫人也出来了，报告了小鸭吃完科斗的故事。

“唉，唉！……”他说。

^① 《小鸡的悲剧》 童话。鲁迅于一九二二年七月译出，发表于同年九月上海《妇女杂志》第八卷第九号，后收入《爱罗先珂童话集》。

待到小鸭褪了黄毛，爱罗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“俄罗斯母亲”^①了，便匆匆的向赤塔去。

待到四处蛙鸣的时候，小鸭也已经长成，两个白的，两个花的，而且不复咻咻的叫，都是“鸭鸭”的叫了。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们盘桓了，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势是很低的，夏雨一降，院子里满积了水，他们便欣欣然，游水，钻水，拍翅子，“鸭鸭”的叫。

现在又从夏末交了冬初，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，不知道究竟在那里了。

只有四个鸭，却还在沙漠上“鸭鸭”的叫。

① “俄罗斯母亲” 俄罗斯人民对祖国的爱称。

兔和猫^①

◎ 鲁 迅

中国人的动物故事

6

【第一辑】

住在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，在夏间买了一对白兔，是给伊的孩子们看的。

这一对白兔，似乎离娘并不久，虽然是异类，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天真烂漫来。但也竖了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，动着鼻子，眼睛里颇现些惊疑的神色，大约究竟觉得人地生疏，没有在老家时候的安心了。这种东西，倘到庙会^②日期自己出去买，每个至多不过两吊钱，而三太太却花了一元，因为是叫小使上店买来的。

孩子们自然大得意了，嚷着围住了看；大人也都围着看；还有一匹小狗名叫S的也跑来，闯过去一嗅，打了一个喷嚏，退了几步。三太太吆喝道，“S，听着，不准你咬他！”于是在他头上打了一拳，S便退开了，从此并不咬。

这一对兔总是关在后窗后面的小院子里的时候多，听说是因为太喜欢撕壁纸，也常常啃木器脚。这小院子里有一株野桑树，桑子落地，他们最爱吃，便连喂他们的菠菜也不吃了。乌鸦喜鹊想要下来时，他们便躬着身子用后脚在地上使劲的一弹，砑的一声直跳上来，像飞起了一团雪，鸦鹊吓得赶紧走，这样的几回，再也不敢近来了。三太太说，鸦鹊倒不打紧，至多也不过抢吃一点食料，可恶的是一匹大黑猫，常在矮墙上恶

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北京《晨报副刊》。

② 庙会 又称“庙市”，旧时在节日或规定的日子，设在寺庙或其附近的集市。

狠狠的看，这却要防的，幸而 S 和猫是对头，或者还不至于有什么罢。

孩子们时时捉他们来玩耍；他们很和气，竖起耳朵，动着鼻子，驯良的站在小手的圈子里，但一有空，却也就溜开去了。他们夜里的卧榻是一个小木箱，里面铺些稻草，就在后窗的房檐下。

这样的几个月之后，他们忽而自己掘土了，掘得非常快，前脚一抓，后脚一踢，不到半天，已经掘成一个深洞。大家都奇怪，后来仔细看时，原来一个的肚子比别一个的大得多了。他们第二天便将干草和树叶衔进洞里去，忙了大半天。

大家都高兴，说又有小兔可看了；三太太便对孩子们下了戒严令，从此不许再去捉。我的母亲也很喜欢他们家族的繁荣，还说待生下来的离了乳，也要去讨两匹来养在自己的窗外面。

他们从此便住在自造的洞府里，有时也出来吃些食，后来不见了，可不知道他们是预先运粮存在里面呢还是竟不吃。过了十多天，三太太对我说，那两匹又出来了，大约小兔是生下来又都死掉了，因为雌的一匹的奶非常多，却并不见有进去哺养孩子的形迹。伊言语之间颇气愤，然而也没有法。

有一天，太阳很温暖，也没有风，树叶都不动，我忽听得许多人在那里笑，寻声看时，却见许多人都靠着三太太的后窗看：原来有一个小兔，在院子里跳跃了。这比他的父母买来的时候还小得远，但也已经能用后脚一弹地，迸跳起来了。孩子们争着告诉我说，

还看见一个小兔到洞口来探一探头，但是即刻缩回去了，那该是他的弟弟罢。

那小的也捡些草叶吃，然而大的似乎不许他，往往夹口的抢去了，而自己并不吃。孩子们笑得响，那小的终于吃惊了，便跳着钻进洞里去；大的也跟到洞门口，用前脚推着他的孩子的脊梁，推进之后，又爬开泥土来封了洞。

从此小院子里更热闹，窗口也时时有人窥探了。

然而竟又全不见了那小的和大的。这时是连日的阴天，三太太又虑到遭了那大黑猫的毒手的事去。我说不然，那是天气冷，当然都躲着，太阳一出，一定出来的。

太阳出来了，他们却都不见。于是大家就忘却了。

惟有三太太是常在那里喂他们菠菜的，所以常想到。伊有一回走进窗后的小院子去，忽然在墙角上发见了一个别的洞，再看旧洞口，却依稀的还见有许多爪痕。这爪痕倘说是大兔的，爪该不会有这样大，伊又疑心到那常在墙上的大黑猫去了，伊于是也就不能不定下发掘的决心了。伊终于出来取了锄子，一路掘下去，虽然疑心，却也希望着意外的见了小白兔的，但是待到底，却只见一堆烂草夹些兔毛，怕还是临蓐时候所铺的罢，此外是冷清清的，全没有什么雪白的小兔的踪迹，以及他那只一探头未出洞外的弟弟了。

气愤和失望和凄凉，使伊不能不再掘那墙角上的新洞了。一动手，那大的两匹便先窜出洞外面。伊以为他们搬了家了，很高兴，然而仍然掘，待见底，那